



澳洲诉江案再受各界关注

(明慧记者华清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悉尼报道)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以“酷刑”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为什么不能给予迫害元凶江泽民“外交豁免权”的问题进行了大约四小时的关键性庭辩。由于需要进一步例证，法官在结束聆讯之前，请原告律师在一星期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与对方政府律师七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由当天出庭的三位大法官共同做出最终的裁决。

诉江案背景回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盗用政府名义，迫害法轮功，并动用一切国家机器作为喉舌，捏造事实，颠倒是非。

澳洲法轮功学员章翠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和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非法监禁八个月，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和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她于二零零零年底被营救回澳洲。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章翠英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以“酷刑”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由于原告被中共关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间，罗干曾亲自审问迫害她，而且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开庭时，原告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

纽省高等法院受理了此案并多次开庭审理。原告要求法院对被告缺席判决。该案在中共极力干涉下，经历种种曲折。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再次开庭，两个月后，纽省高等法院判决给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外交豁免权”。

为了维护澳洲的司法独立，原告合法上诉。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纽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受理原告反对澳政府干预诉江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法庭已默认上诉的合法性并希望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

江泽民不应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权

人权律师、“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澳洲诉江案是否给予江泽民豁免权开庭审理，受到中国大陆内部及国际人权律师重视。全球诉江律师小组对于今天江泽民到底是否具有豁免权，享有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权，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今天的国家主权豁免并不及于严重违犯国际刑事法罪行的“前国家元首”，没有给予他豁免权的空间。

朱婉琪说：“先不论，江现在不具有国家元首的身份，他原本就是以党的首领，党的领导人附着在中国政府这个国家机器上，所发动的一个违反中国宪法、中国



■ 法庭外声援诉江案的法轮功学员

法律、中国所签订的国际人权公约的灭绝性镇压。”

“再说，从国际法上主权豁免原则来看，外国国家主权的豁免是对于‘国家主权行为’予豁免，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人士会认为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那些帮助江泽民进行灭绝性镇压的人所从事的镇压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国家主权行为能够公然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吗？当然不行，所以无论从被告目前的身份及所犯罪行的本身来看，我们都看不出来，纽省高等法院有任何的法律基础，或者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来接受给与江泽民等的豁免权的决定。◇

奥地利巡回讲真相活动拉开序幕

(明慧记者郑晴奥地利报道) 在“七·二零”法轮功受迫害十一年即将到来之际，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将在各大城市巡回讲法轮功真相，向民众揭露十一年来中共对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同时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纯朴的奥地利人。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开始，第一站是位于凯恩藤州的首府和大学城——克拉根福特。展位设在闹市区的广场上，吸引了很多在广场上散步、喝咖啡和购物的

民众。学员用扩音器讲述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很多人在听到广播后，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深感震惊，纷纷来到信息台前，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

一位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女大学生，翻阅了《九评共产党》的德文版，连连感叹：“这样真实的材料很难得到。”

克拉根福特的副市长给当天的信息日活动发来贺辞。贺辞中说：“对人类自由的迫害和剥夺是一种最令人唾弃的犯罪，谁有什么权力强迫他人以和自己一样的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来生活呢？”“我也祝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在做这些好事上有更大的动力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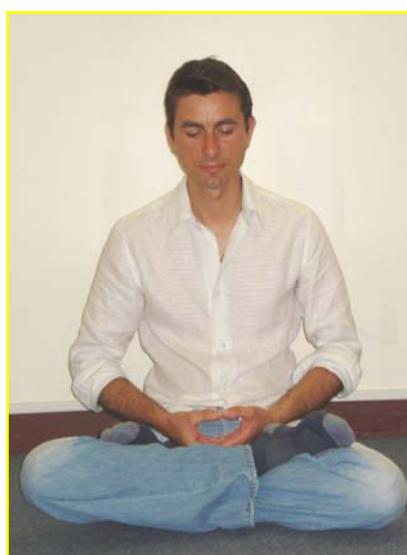
(明慧记者吴紫竹法国采访报道)尼古拉是个法国小伙子,今年32岁,在一家法国公司做采购工作。他修炼法轮功已经快5年了。这个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年轻人,是如何走进法轮功的修炼,又是什么让他坚持不懈地修炼至今呢?

2005年,尼古拉刚从外省来到巴黎,开始了新的工作。由于新的环境和工作的压力,他想寻求一种气功方法让自己平静。一天,他在卢森堡公园散步,看到了一群人再炼功。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是法轮功,随即离开了那里。事隔不久,他碰到一个朋友,朋友告诉他,巴黎的舒蒙山公园有炼法轮功的,非常好,你可以去学,而且是免费的。

这句话引起了尼古拉的兴趣。他一直想寻找一种精神平和的功法。他很快找到了舒蒙山公园炼功点。刚开始学炼功的那两天,就感觉身体进入了那种完全放松的状态,感觉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震动。他想,“这种感觉太好了!”随后他又得到了法文版的《法轮功》和《转法轮》。

他看完一遍《法轮功》就觉得书中的世界观很有趣,与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先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向

尼古拉的修炼故事



■尼古拉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内找。这是他在别的地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此之前他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信仰过天主教,但是里边没有向内找这一概念。

“这对我来说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这一概念,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思想上的改变。这是独特的东西!”尼古拉回忆他当时的感触。接着他又读了《转法轮》,

里面有更多的更详细的东西。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也有了变化,以前每年冬天逃不掉的两次感冒再也没有犯过。遇到事情都留有一个缓冲的余地,不象以前那样陷在其中,不能控制自己。

修炼前,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法轮功对很多事情都给出了解释,使他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了。

在工作中,有个同事非常容易激动,总是提高嗓门说话,指责别人,把自身的紧张压力施加给别人。“有一次,他的这种态度冲着我来了,”尼古拉回忆,“一开始有点象开玩笑,我感到我们会上升到冲突的地步。但我意识到,我可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同事,而不是与其一争高低。”由于尼古拉的平静,同事的态度也变了,声调也降了下来,平和了许多,并试着和他一起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古拉的态度,使同事的态度也变得很正面,而没有顺着情绪高声喊叫。

当谈到是什么使他坚持不懈地修炼时,尼古拉说:“在大法中修炼,彻底地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不会停止修炼,因为我感到这是最高贵、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联合国特派专员质询 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

【明慧网】近期,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年度报告,公布了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11月30日期间向各相关政府发出的质询函,同时也收录了截至2010年2月8日各国政府的答复和特派专员的评论。

在2009年3月13日发出的致中国政府的信中,特派专员提请关注16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间,因被伤害而致死的案例。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这些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特派专员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而遭到迫害)。报告中提到的16名法轮功学员是:胡艳荣、黄富军、熊正明、白鹤国、宗秀霞、于宙、顾建敏、顾群、范德震、刘权、吴新明、陈玉梅、钟振福、杨景芬、侯丽华、孙爱梅。

自2001年以来,联合国特派专员对一些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严重案例进行收集,作为历年呈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份。按照国际惯例,中共对于联合国的质询必须作出回复。这些年度报告连同中共的回复随后都会按照程序转达各国政府。◇



匈牙利健康博览会上喜闻法轮功

(明慧记者匈牙利报道)2010年6月26日,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应匈牙利人道组织的邀请,在盖奇盖梅特市(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南方向80公里处)举办的民众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法轮功)。

匈牙利法轮功学员们在健康博览会上介绍了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传统修炼功法,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展台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第一次看见五套功法。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舒缓祥和。

不少人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很多游人来到展点前要真相资料,看真相图片,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并学炼功法。◇

遭九年牢狱折磨 父子相见不相识



(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黑龙江省双城市团结乡法轮功学员邹国晏，被非法判刑，遭受冤狱长达九年之久，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近日才被释放回家，已经是父子相见不相识。

邹国晏，男，55岁，双城市团结乡春光村农民。于一九九五年末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平时为人处

事都为别人着想，从不斤斤计较。在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邹国晏就义无反顾地三次进京上访，四次走上天安门，被先后六次绑架关进看守所。

进京上访后被酷刑折磨

二零零零年农历正月，邹国晏进京上访被劫持回当地后，被关进双城看守所，邹国晏的精神和身体都收到了严重的摧残，被拳打脚踢是常事，犯人用鞋底抽打他的脚心，用针刺扎脚背，用牙刷手柄在夹紧的手指之间来回转动，手指之间留下了疤痕。

更加邪恶的是恶徒对其进行性虐待，用绳子缠在生殖器上来回用力拽拽，肉皮都被拽掉，肿的吓人，至今还留有很大的疤痕。在看守所里还遭到了酷刑“开飞机”的折磨，让人双手倒背向上，往上推，两个胳膊像要被拽下来一样，疼痛难忍。邹国晏在双城看守所被迫害了40多天，后又被关进跃进乡洗脑班关押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六月，邹国晏和学员去恶党污蔑大法的哈尔滨画展，在那里签下了“法轮大法好”，结果又一次被关进双城市看守所二十多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邹国晏进京走上了天安门，被关进北京西城看守所，走脱后又到天安门证实大法，被关进北京门头沟看守所，关押了十多天，出来后又到天安门证实法，再次被关进看守所五、六天。

二零一年开始，邹国晏流离失所近半年时间。

再遭绑架后被酷刑逼供

二零零一年五月，邹国晏被双城市韩甸镇派出所绑架，关进双城看守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判刑九年。

邹国晏一进双城市看守所，就被几名犯人扯坏了衣裤，按倒在地上，戴上支棍子、手棒子，锁在铁椅子上。在所谓的夜审中，邹国晏不配合邪恶，不报姓名，使恶警大怒，对邹国晏残酷折磨，先是往嘴里灌酒，然后又用“苏秦背剑”，就是把人双手铐在背后，弯腰撅着，脖子上挂个桶，桶内倒上酒，放上燃烧的烟，用酒味烟气熏的人喘不过气来，头脑发胀，十分难受。

恶警还用木棍敲打小腿，这样从头天下午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也没问出邹国晏的名字，后来给邹国晏照相，拿照片给群众辨认，邹国晏被扣在铁椅子上十四个日日夜夜。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时邹国晏已经小腿肿的很粗，脚脖子被铁环磨烂，无法行走。

在哈尔滨市监狱被毒打折磨

之后于二零零二年三月中旬，邹国晏被劫持到哈尔滨市监狱，到达的第二天，几百人在大厅集训，邹国晏高喊“法轮大法好”，接着又有几人一起高喊，喊声震撼了整个大厅。在场的恶警十分害怕，凶相毕露，指使几名犯人对邹国晏拳打脚踢，邹国晏被拖进小号，手上戴上了铁夹子，脚上砸上了大号的脚镣子，手脚都锁在地环上。一天24小时里，犯人轮班看守，不让其睡觉，只要邹国晏稍微一闭眼睛或身子歪了，就拳打脚踢。每天只给吃两碗玉米粥，粥稀到玉米粒都粒粒可数，小便不允许出去，憋不住只能尿裤子，屁股都坐烂了，手腕上的铁夹子刻到了骨头里，疤痕至今还在。

深冬的季节，邹国晏被关在小号中，湿、冷、饿、困、疼交织在一起，受着非人的折磨，从小号放出来时，邹国晏已经不能行走，完全是被人拖拽出来的。即使这样，狱警还是让四个包夹邹国晏的人不离左右，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让邹国晏无法承受，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胸积水，被送进了医院。

在大庆监狱遭野蛮灌食

二零零四年七月，邹国晏从哈市监狱转到了大庆监狱，这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更加野蛮，包夹人员轮换着看守，交接班做记录，定期不定期的搜查法轮功学员身体和住处，法轮功学员见面不允许说话，吃饭打回自己住处去吃，坐着的时候不许盘腿，上厕所的时间要错开，法轮功学员的吃、住、行，一切都被严管，稍不顺眼，就一顿拳脚相加，随便打人已经成了恶人们的习惯。

为了反抗残酷的迫害，邹国晏和同修们以绝食抗争，曾经进行过四次绝食抗议每次十余天，拒绝穿囚服。恶警让犯人给邹国晏灌食，残忍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去灌食的路上，用胶带封上邹国晏的嘴，不让其喊“法轮大法好”，灌食时再打开。灌食时几个人按着邹国晏，不让反抗，把管子从鼻子里插进去，然后搅来搅去，有时甚至把管子插到气管里，让人喘不过气来，邹国晏曾一度被灌到窒息。恶警给法轮功学员灌的食物，有的时候是玉米粥，有的时候干脆就灌浓盐水。

二零零九年六月，大庆监狱的恶警想到了新的招数迫害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学员在太阳底下暴晒，一边晒，一边找几个人围着打，晒晕，打晕了就用水浇醒，醒过来再打。这毫无人性的行为，让在场的犯人都看不过去了，恶性持续了两三个星期才结束。

九年牢狱之后，父子相见不相识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邹国晏结束了地狱般的监狱生活，回到了家里，家庭已分崩离析，妻子早已经病，十九岁的儿子寄住在大伯家。九年前，邹国晏被非法判刑时，儿子还是个小孩，九年中仅在狱中短暂的见上一面，现在，儿子已长大成人，可是父子却形如路人，相见不相识。

邹国晏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仅仅是因为其坚定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在法轮功遭受不白之冤时说句公道话，就被迫害了十一年。善良的人遭受如此迫害，是谁酿成了如此惨剧，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一种踏实的活法

唐朝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主管为他办事。长参时，魏征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主管说：“我们的官职，都是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主管说：“其实一切功名利禄皆由天定，不必过分争取的。”魏征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说“老翁定”的人送了侍郎府。信上说：“请给此人一个好官职。”但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天定”的人去送信。第二天下来批注，“由老翁定”那人被流放；“由天定”那人被留下。魏征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俩就把实情全告诉了魏征。于是魏征长叹道“官职俸禄认为是由天定的，大概不假啊！”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为了功名利禄去争去斗。其实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绞尽脑汁的争来争去，结果也未必如君所愿。一些人即使真的通过手段得到了一定的官职，身心也一定不会轻松。因为名利是争取来的，所以工作中还是会勾心斗角，为怕失去利益挖空心思，吃不好，睡不安，身体自然越来越糟，寿命也会减少。这样看来，我们还是用一种淡然的心态去生活，努力但不过分，顺其自然，说不定会有一种踏实超脱的美感！（文/灵儿）◇

“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

【明慧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淑花的父亲和姑父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父亲是个画匠，又懂阴阳，姑夫比父亲大两三岁。九六年，已经八十三岁的父亲整天嘟哝着说：“按说是佛该来的时候了，怎么还没有来呢？”父亲临终前和儿女们说：“法轮转，真佛现。我是等不上了，到时候你们千万别误了。”

淑花的姑父别看八十好几了，只要听说有来传气功的，他就跑去看，回来就说：“这不是真的，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第二年，法轮功传到了他们的家乡，淑花学了法轮功，就去告诉姑父：“我刚学了法轮功，不要钱，都说挺好的。”他一听“法轮”二字，又不要钱，马上说：“这个是真的，我也去学。”

在中国民间留有很多传说，都是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象法轮功这样一件惊动世界的大事，怎么会没有先知先觉的人预言呢？有许多人都听说过，末法时期，神佛下世传法的事，人们代代相传的目的就是怕自己的子孙在真佛下来度人时，被世间的假相迷住了，所以一再地叮嘱后人，不要错失亿万年的良机，而且还告诉人们辨别真假的办法。如淑花的姑父所说的“真佛下来传法度人是不要钱的”，就是最好的辨别真假的办法。

中共通过舆论大肆抹黑法轮功，说如何如何敛财等，使得一些中国人不相信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费。其实只要是看过《转法轮》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书中明明白白地讲“分文不取”。◇



【明慧网】清代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录了其平时所见所闻的很多奇异之事，详述因果轮回之事例，警示后人。以下为书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

河间府有个叫冯树柟的人，粗通文墨，人也聪明，但他流落在京城十几年，一直不得志。他生活上穷困潦倒，心理压抑苦闷。一次，他到庙里去祈求神人能对他的命运给予启示与引导。

那天夜里，他梦见有个神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个人的际遇。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么用？你上辈子喜欢以虚伪的言词博得好名声。遇有难为之事，你明知道该事不可能办成，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以使人感谢你的赞成与倡导。遇有恶人犯法，你明明知道他的罪行不可饶恕，却再三为他申辩，以使他人对你感激。你的这些做法，使人把感谢都落在你身上，而把怨仇愤恨全归结到别人身上。你的机巧奸诈也太过份了！何况，你所赞成怂恿的事，或是你极力为其申辩的人，你都是处身在局外人的位置上，无论成功或失败，全由他人去承当利害。假如有某件事稍稍触及你一点儿利益，你就唯恐躲闪不及。即使你只消一举手之劳，便能救人于水火之事，你也会因怕麻烦而撒手不管。你这样险恶的居心，还用都指出来吗？由此看来，别人对你看似亲近，实为疏远；形似关切，实为冷漠，也是理所当然了。你自己想想，这是应该不应该？神明对一个人的要求，若是他偶然有一两件事做错了，还可以用他其它的善行补偿。但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那便是为天理、律例所不容。你只能是努力去做好事，才是为自己积得福份呀！”冯树柟听后非常后悔，不久就得病死了。

古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哪怕是很微小的不正之念，神明都能窥见得很清楚。正视因果法则，遵循天理而为善，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会有好的际遇和未来。（文/智真）◇